

清代
叢刊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A large, solid brown rectangular area, likely representing a redacted page or a placeholder for content.]

廣陽雜記卷第三

清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為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於是雜役之派。有倍於賦稅者矣。上之人於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因奏膚功。朕每念及時。星

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銜。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以。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瘦。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尚。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

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五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五匹在案。今該撫既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五匹。湊為七十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為郡縣。尚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於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兩。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於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為馬損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為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鵬鶚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贖。恐不肖

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於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為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輯湊。或為圭形。或為磬形。或為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碁畢。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為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

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寢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於心即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人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窳翁翁本汪氏園亭俗稱賽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課予友兄李虎文贊於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為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窳翁頽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為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陵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鑰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窳器瓌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為直行義。甚簡明也。

林益長者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遠左人。滇撫林天學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為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就僇。廣陵散於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偽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為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為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監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為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鞏貢穀孤古故穀句狗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為辨獲耳予向以平聲倍於仄聲上去多於入聲以一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燮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五音以入聲為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句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於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聲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穀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錮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於世作大歸依為我啟蒙發覆邪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無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八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一十二銖為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弁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夫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谷所書。

屠儉名游野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一本作顏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為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彙解云。賢也。錢慎奔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

時猶有存者邪。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棹。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為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為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蚯蚓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於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聃翁。明季甲榜進士。家於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髻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亦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蹙蹙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汴流而上。以賑闕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於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於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啟。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學縣。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為周元公毋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於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
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即專家之事今日甚少以予所聞
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於無意
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
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
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於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
錄一通分為四冊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啟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於二月二十日在蘆溝
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 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
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收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之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
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

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審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潤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犂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犂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叙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

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相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於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於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為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於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即覺碧天如洗。皎月自蓬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淒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為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流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

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子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沈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竟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於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丘長春盤山語錄為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老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容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遮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為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鬭爭未有已也圖老曰子復往值與人

談爐火燒煉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為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為董冲陽所惑及岫嶽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庭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闕全者十之七法李營其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闕全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冊多做闕荆深為得之

第一幅為登太華初地東為中方巖肚峰西為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

為三里。五里關。八則靈官殿。谷口竅坎鏗鏘有聲。第二幅為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莎蘿坪。東壁為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攀梗而上。多樓居。迤南為會仙臺。白鹿龕。俱在雲臺峰下。第四幅為凌雲臺。木橋高架。橫澗而渡。東上為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為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眾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為卧虎石。北為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為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為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為青柯坪而上。東折為茅奔。北折為藏經閣。復東為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為鐵牛臺。北為胡孫愁車箱峽。抵雲臺峯。過此峯。石愈崎險。皆偃僂盤折而行。第十一幅為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蟹行蒲伏。至仙人砒。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為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崖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灌木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蠶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困截。巔橫阻。

而出又有一小石若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壑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為中峯頂經茅斧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屋飛來石蓮花峯南折則為蓮花洞為帝之別宮石嶺下為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為飛瀑第十六幅為西峯下諸山第十七幅為西峰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峯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為避召屋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十幅東走為雷神祠避召屋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為賀老避靜處懸崖奇險上峰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屋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為博臺相傳為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鈎梯懸崖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幅玉女峯突附於東峰之

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龜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為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
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煙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於渭渭與河合東折注潼
關倚華麓南抗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邵諸山秦晉界限於是乎分 第二十
五幅為華岳全圖 第二十六幅西岳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
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檜猶在今葉城為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為壁亭左右為坊為
門四角為臺為樓八櫺星門為宮門為大殿次入內宮門為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為
池為橋為臺臺上為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 第二十七幅華陰曙望華
岳圖 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 第二十九幅青柯坪
秋深圖 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 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 第三十二幅
西峯晚霞圖 第三十四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為最 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一作庵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瑋奇而水土大惡外鄉
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即
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麩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子

心非久於其事者不能為此言也

因憶往事於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為人道者也
余當時已見及於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於西岳

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於捨身厓投厓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

至捨身厓以裳覆面奮身而下疾於飛鳥其姑其兄臨厓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

生令華陰衆報縣令人從甕峪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

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厓時已昏去耳中間風聲甚久既甦則仆於其家庭中

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陽之北而捨身厓則華岳之南峯也

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絕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入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

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

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

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真字輩有馬真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興

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於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為潼峪。蒲峪。西為夔峪。又南則雒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為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蔭一院。天下所無有也。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証。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經之子蓮舟。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屋。卒於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

金剛經不輟遂能作禪家語。辛未春夢游佛國。徧參數萬金身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令圖老書其語於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鉞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於崇禎末為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韶齊名。詳載綏寇紀略。殿公極言覺羅準大之賢。準大一名朱克。號松屋。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於學。與殿公友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渾融。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為松屋講論語。松屋從此識義理。有志於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為明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橐中金。并毀金銀酒器。共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人。為之守冢。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並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為質。慕義無窮。松屋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義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粵。西蕭如也。

僧渾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薜蘿為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崖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洞之厂上附頂處。架木為龕。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級。下臨江處為僧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庵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為之條暢。江中巖前有師子石。爪牙頭目逼真。水漲時舟遭之立碎。末人以形容言。鑿碎其層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為樓三楹。亦在懸崖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鐫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構猶未就也。永興城中地高於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厓。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員如彈。高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為侍郎窠。石厓下有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令時曾泊舟於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耒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

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賈舶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嶠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岳祝融峰齊理或然也自瓦窰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漩覆處為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於軸端外巨於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輻絙藤為之以湊於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為方蒞置之兩輻之間以為齒以水之高下為低昂沒於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留節而竅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蒞蒞行而輪動水只知帶蒞而流也而不知蒞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蒞之上也而不知後蒞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蒞而動也而不知筒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為槽橫於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梘分灌田間名曰簡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即堰壩而為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祀柳毅俗傳毅郴人也

郴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皺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輩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土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為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橋井觀為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皺皮夭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橋井在庭中甃砌巖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家有祠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於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為世界升降之機樞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菴於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為弟子者

蘇仙山上為靜思宮中為中觀下為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蘇耽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略無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屋垂垂欲落鐫沈香石三字

云蘇耽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耽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鵝，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頽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筍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偃僂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環瑋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為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從奮威取寶寧，乃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河功，為古今取竒之二竅，一枉語耳。

思安言：郴州脚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廉隅方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烏能於中盜取分毫乎？其法取錫塊，以繩纏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為水沃，則不得烝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是，則已化為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輕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解，舊觀而中心

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為一捆。捆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為最巨矣。嗟乎。盜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榔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為之浩歎。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窒碍。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基慶良邦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為宗。取諸家之注。總注於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逍遙游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二篇。應帝王附以馬蹄胠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三卷。後四卷編覓不得也。後游

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子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可知子求茲全帙久而未之見也寓榔時於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為書雖恢奇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狝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穎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時志庸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攷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願脰肩即願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迴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為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爛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

則不食。終日糞穢水漿略不入口。置飯於其前必卧而守之。有雞貓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卧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恃明悟。必假器以為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為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為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為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於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於天。則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零也。於是章部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為一大算子耳。王元穎題畫竹二首。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依雲。穢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穽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宴眉間落。應是湘娥淚裏來。無力豈

堪題漢署。不妝空自散梁臺。王猷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杯。二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也。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至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馬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麻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麻乃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頰之間。田廬沒。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遂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

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己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於天者既厚而復脫根於地又漂沒於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為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十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癩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於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記室引調言云

宋崇寧年西都修築者惠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為何物其間人討錢皆有名目

所賣皆參曰拜見錢無事曰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

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訐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
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口窟漫不知忠君報國之為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
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於崇禎初為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
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暨諸
堡塞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於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
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為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
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
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之說矣非始於三國
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挿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一本作狀牌頭
四十里耒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窰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麻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

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於迤東迤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麻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麻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馬子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於法場上。見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為滿洲之冠。永麻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雲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於北門庫飲奕。遂弑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於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於北門。備梓宮。吳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婦。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翹為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為

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為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於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於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馱尊天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予懇坦然折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為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曾於唵答公處見西洋人為之遂得其竅窳然於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坦然善醫涵齋頗稱之子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大監也與王山史游有詩云非求不死棲名岳有媿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廷言有明葉大寧棄河套棄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於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普化思結好於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為予擊節

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予曰然。邵堯夫已見及於此矣。客有問國祚於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慙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婦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生一子。不如輩。得錢即買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靈於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圍平地八十餘里。惟一徑可入。一徑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庵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

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剽謝厥夫之餘黨也。厥夫閩人。為盜於海上者。黃明亦閩人。前聚眾於黎平。官軍征討。平其眾。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虛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為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

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固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於耳。觀師有省。自此深好外典。為人直逼前古。好學之誠。出於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授等韻之學於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為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於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目參禪為大悟門。等韻為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為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住坐卧。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繙繹。無留難者。遂為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顯愚和尚甚器重之。桂王聞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於南岳。以終老。馬虛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屬。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韻。聞予至甚喜。予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於等韻。必殷殷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苟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真。三四十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屬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予於康甲夫家。為余唱誦。

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畢矣。

余髫年於燕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少為余言其梗概。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姓庵為友。姓庵精音律。而於等韻未有傳授。攜李陳嘯庵先生著者。皇極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矣。

虛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篋。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慧岳吟。於南岳死已久矣。虛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猶是性靈之作。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悃愍。人有一雙眼。正能悃愍中。視天地數本作身理無為一山。數里宕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為造物之險夷。西山兩日雪。客予正其期。眠餐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禦寒雖有袖。力弱還存杖。投杖於水不能止。袖亦隨身墮。樹底森竦荒冽。險邃荒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顧維目泉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澗冰腹泉生處。祇畏生勇忿。還於寒威相料理。縱然步步成傾。我杖我足不受取。穿林得疎竹。樹間

殘紅子。□心亦覺適然喜。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瀾漫煙四起。聲咳震谷岳未大安。
知乾坤莽莽界。瀨瀨肅肅神頑樸。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憑何物為
身尊。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惺惺。怒尤攝盡收靈明。倏然
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知煙去處。振袖拂杖到谷口。見籬蓬橋如逢叟。杖亦逸袖
知寒還坐石頭看林巒。他家童子逢道回。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其故。為我言昨
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顆顆。我行其間曾保保。言晴未已山真晴。五峯擁出太
陽精。沾衣炤襟靄停停。我吟童笑度高磴。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
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庾。浸浸杖得東指到於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
鬣鬣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一作其從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
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鬢依然白懸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遊。又聞須彌頂。日
月出其半。麟鳳不敢遭。赤帝駕言馳驟。一本作驅我是俗下頑魯質。獨趣橋上看波激。前
此橋跌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燦燦雪
苔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尚有
數十首。俱瓌璋可觀。不及錄矣。

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虛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葉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一本作花角以竹為之如銅招軍式上安箬叫子以吞吐

為高下其聲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岫嶮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亟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其處前方遜一曾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雙石峯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峰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雙峰寺逕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即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

通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

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為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為水往也。此為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黑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雙峰寺。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閣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震見其儒雅。詢知其為讀書。命題為文稱賞之。賞以銀。令其歸讀書。後為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畫。叩舷歌離騷聲。裂金石。鄰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於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氏之事。壞於易明。明舊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婁勝功。構竹屋於筏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

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問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相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寧羗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羗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敘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於內。後由階州入州。求救於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勃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於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騰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八川相遇於寧州。幾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宰相闕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威功業。尤為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為時出。吾徒亦何為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觴款子。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餽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為橫。公為庚。東為登。通為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口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

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醜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姓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寫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麻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藁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於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為我覓寫書人數十輩。春半年糧。以成此書。書成。走下江。請政於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舉業。口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為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死於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無所知。屬曰。吾即死。汝斂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屬。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於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

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
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得
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
見而人得之於天者為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真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
而更無一人傳持其學者生既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
之大億兆之眾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真實學問之
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
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
然不知餘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攄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
翁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於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歸老山
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為世所知今
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亟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
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蛤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

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秉燭入數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屈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鏤。至此儼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行宏敞。遠勝包山之林屋。而世人尚多未知。孔當後為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珣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歎。前在甲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闕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募賊以竊者。乃面失之於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

珣案開石城洞者乃劉瀘瀘非劉喜聞也瀘瀘

諱元當見先師日記

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露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醉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

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身先避去。

於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為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官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於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於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為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於驚蟄。桃李放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麻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麻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及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

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溼。變而為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為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微。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為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為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於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元聞。劉勳字巨溟。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謫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為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岳等。千峰萬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廩。亦有馬柱。磨鏡臺。馬古跡之可笑類如此。石城洞。鴿湖之水出焉。故曰鴿山。非鈴山也。武功皆

道院有澗舍曰白髮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千兩貯常衽衣食不
外求矣蘄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杲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
筆縛於肘濡墨而運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晉江黃克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做朱子
綱目例然詳於制度略於事跡雖間見疏略而體例尚有可觀

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

子騰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兩
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猝有奸
宄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摺疊船可藏中奇有急欲渡即湊合而成蓬梳云今其人尚
在嘗為木牛流馬人以為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
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於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為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
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而無直送橫轉為

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語以○阿伊嗚午之五音為韻父然午即嗚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為喉之喉開之開阿為喉之開開之合伊為喉之齒合之開嗚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字追出○字為○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為阿之轉音從伊字想出音而見之於齒之○思茲雌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為烏之送音○而○於田字為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為韻分配○阿伊烏則為蒼鞞英翁此四音為東北韻宗又以開口鼻音為韻配以○阿伊烏則為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憮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為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秘藏一朝啟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廷與余露坐蕉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

紫廷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 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擺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噶把什一名。

共十一名候 旨備邊。

李逸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盛稱休寧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隆

萬間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秘要也。

臨川為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於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興化莆田縣萬麻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

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方鑰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為鑰。而溯通乎

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為類一十。曰表。曰裏。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

曰鬱。曰廣嗣。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為目錄一卷。

傷寒纂蘊。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為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

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為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為百則。分為九門。

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瘥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法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為凡例一卷明醫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即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棄位曰垣聽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為一卷而垣聽為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蘭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慙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肅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慙頓要逃走。今果然逃走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親身從內地帶來甚好。余曰。祝囊為西域中雄傑。無素奈爾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慙頓為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為人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慙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尚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為人所擒宜矣。子騰尚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為河漢也。

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吏此于成龍未知其人何如也

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即為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為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成固原人為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

夜夢同一人攜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彫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鱗纖細畢具正南向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歿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並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靈異瑰瑋此何祥耶

瑚案龍乾象也馬坤象也或者以此鱗

問涵齋以蔡長仁之為人長仁祭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授陝西平涼守備黃丸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為若一旦邊廷有警恐無覓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關中劉石聲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勢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褒鄂英靈不可當蓋褒

鄂二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

與紫廷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孱馬三百匹衝之平涼兵亂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瞰城中且為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狻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即趨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即隨之去飲於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碟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後偶檢字書穀字呼本切烘入聲火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鼪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漢書音義曰穀白孤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誤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為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為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

於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密題奏情奉 旨。慙頓等屢諭勿令其逸去。前旨甚

明。官兵既尾襲慙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

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廷吟其舊句云。燕安階泥溼。花進檻露溫。余謂此進字當作去聲讀。音推。若平聲

即遲速之遞。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藍橋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

數枚。必有傳也。

紫廷偶述奧府之言曰。精神生於喜悅。智慧生於精神。名言也。奧府乃彭樹虛先生
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脅痛。不
可轉側。嗽益甚。夜卧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
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

一劑已愈其半矣。忽每為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脉為病也。須用鹿角膠、鹿茸即愈。從紫庭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蟆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

封梧為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琅起身行伍，隨鄭飛虹、于隆武時為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覺，琅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潼關為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為之用朱墨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夢中忽悟歸乘并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實於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挂甚難流覽亦甚紫廷欲改為書冊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於予予為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廷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於隴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為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墾於許州五女墳

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夏門於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慕義伯後令其開墾於鄧州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即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於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

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槩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夏門四面環攻令彼疲於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梧。漳州平和縣阜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為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戮其尸。尸用汞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副之人見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賴玉為泉州提督標人所僂。遷海之策。施琅復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為一書。以川水為經。支水為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為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為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張一絃於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為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

為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員，見之於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紫廷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於漢中，而西安、荊州、江甯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於漢中，荊州各設駐防，誠為向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復添設馬、綢、繆、牖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為子騰定一方，以斂肺止咳為主。用知母。

蜜貝母、人乳、桑皮、人乳、沙參、苡仁。

飯上訶子、薄荷、肉桂、沈香。曰：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

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於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為

知言。

紫庭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等，決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為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於大方。浣花先生為此事中絕類離羣之聖。而於僖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為浣花老人所不敢為耶？紫老亦頗見及於此。故於秦華諸題皆無題咏，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剎，負悟勤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

之道林興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廷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冊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尤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氏是何意旨可歎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為何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彀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雲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

作一本注

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與中丞撫軍時

曾於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為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於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於趨事有訟於官者先令原告出貲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貲做工今北門沿鄉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

築提塘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新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塌漸就埋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渭之水西來冲刷。塞方為永久之計。然去瀏渭稍遠。且多岡阜隔阂。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瑚憶先業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若無泊舟之處。故四方商賈皆聚中湘。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撫軍于北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讐。訂為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蘆泉劉氏績間為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啟間宣城文學梅士亨一本作亭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解說暨駁雜者低一字。為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驚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為王顧董施宋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

里橫五十里。周四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圃。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濤持小葉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鉦鼓之外。加以銅鑼。哀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顧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硝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煙壳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嵩高崗。皆生苗。有漢人往賈。為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為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衛既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聞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作孟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為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偽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攷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為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為 太皇太后義女云 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眾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為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為恥尤不能為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於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於上 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於獄未幾滇南告變 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

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於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為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為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為懷甯公。然雄與延齡。怒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為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於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甯。而傳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為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為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為我行。曉即請往。從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於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為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

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偽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為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為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為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於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為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偽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罷官。流寓江南池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

拜馬氏率眾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遊入八萬樓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為末可盡二錢能却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柏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為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亦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且處提督孫恩克差守備

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且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總於哈密城。惟騰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

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且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於肅州。待

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瑤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瑤藥以治之也。瑤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難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濤云。瑤人背負藥籠。出剉刀。藥一把。口作呪。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為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於各國。占地為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濼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於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於彎環處皆有砲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於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嵌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於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

臺灣遂為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為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畧也。涵齋又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為不可耶。為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鐺。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